



青年英雄故事丛书

欧阳海

白 岚



欧阳海

白 岚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欧 阳 海

白 岚 著

姚尔畅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字数 93,000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7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4035 定价(四) 0.31 元

内 容 提 要

欧阳海是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出现的一个青年英雄人物。他一生遵照党的要求，一心一意忠于人民，忠于革命。在一次火车惊战马的事件中，临危不惧，英勇奋身从铁轨上推下战马，为抢救火车，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安全，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本书用故事形式，记叙了欧阳海光辉的一生。

學習歐陽海同志高度
自我犧牲的精神，全心
全意為人民服務，

朱德一九六四年
二月二十日

向歐陽海烈士學習

真正認識毛主席為全人類進行的共產主義
偉大的革命實踐，並學習毛主席著作！
在平凡勞動中就可以表現出崇高的堅韌，
在短暫的生命裡也可以發揮出無限的光輝！

葉列夫

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

目 录

一	湘南风雪	1
二	深山烈火	19
三	熔炉初炼	39
四	小试锋芒	54
五	刀枪在手	66
六	铁骨红心	84
七	山乡度假	100
八	一片赤诚	111
九	勇献青春	126

一 湘南风雪

湖广交界一带，北入湘江的耒水、舂陵两道河流，好象长枷大镣似的夹住一座狭街陋巷、市井萧条的小城——桂阳。这是一个远近出名的头等大穷县。离城六十多里，高山大岭上座落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，取了个凄寒的名字：老鸦窝。这里，更是个穷山尖儿，苦海底儿。开门山，关门雾，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。崖高坡陡，土瘦沙粗，漫山遍野生满了七棱八翘的怪石头。水田没个荳箕大，旱地没张桌面宽。真是“山龟打跌滚过两块地，青蛙发躁跳过三块田”。农民们披星星，顶月亮，苦扒苦挣，累死累活，“石头缝里种庄稼，汗水塘里捞粮米”，一年干到底，还是落得个缸空灶冷一家饥！腐败透顶的刮民党，只顾编造各种名目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营私肥己，穷奢极欲，哪管人民死活。地主恶霸，通官结匪，横行无忌。欺诈劫掠，巧取豪夺，敲骨吸髓，盘剥无度，害得贫苦农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

一九四〇年农历十月二十三，这天夜里，三十年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桂阳山区。

雪，从黄昏下起，越落越大，越落越猛。北风发出尖利刺耳的啸音，裹动鹅毛大雪，向山间猛烈扑打，旋旋转转，搅得谷叫峰鸣，地暗天昏。不上两个时辰，大雪已经淹没了道路，铺平了地垄，填满了沟渠，压弯了茶树，劈裂了毛竹，盖严了房顶，封住了柴门。山川村舍沉浸在一片茫茫雪雾里。

夜黑风紧，雪大天寒。

老鸦窝村边，一所陈梁旧柱支架的低矮茅棚里，传出一阵新生婴儿的啼哭。欧阳海在无边黑暗和凛冽严寒中降生了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无言无语。细碎的雪粉，从墙壁缝里，檐草稀薄处，随风力一股股地扬在结了冰碴的泥地上，打在结了霜花的角落里，沙沙拉拉，发出轻微的声息。尽管火塘里烧了三五枝干柴，还是冻得人木手麻脚，周身难受。产后的母亲倚在树皮枕头上，呆愣愣的望着瘦弱的婴儿。这婴儿缩在一件穿了十五年的破烂棉袄里，甜甜地沉睡着。他哪里会想到自己一落地，便坠入了苦难的深渊。十岁出头的玉英，坐在矮脚条凳上，闷悠悠地拨弄着火灰。在这压抑的气氛里，她实在不晓得该讲什么好。世代

贫农欧阳恒文，蹲在火塘边上，眼望着吊在铁钩上的打了一排锯子的鼎锅，不住地长吁短叹。他不过才四十左右的人，可是由于愁苦生活的熬煎，两鬓上早已抽出了白发，满脸布着皱纹，腰弓背驼，成了衰老的人。

欧阳恒文打破长久的沉默，指了指圆了气的鼎锅，说道：“英妹子，快给妈妈盛碗野菜糊，暖暖身子。唉！风天雪地的生伢子，连口稀粥瓜水也喝不上，真造孽呀！”

妈妈悲切地说道：“富人家生儿育女，眉开眼笑。咱们伢子落草一叫，先跟愁肠饥肚搭上骨肉亲了。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本来一家四口粗糠野菜还填不饱肚子，如今，凭空又添了一张不识好歹的嘴，往后的日子，真是一步一个断路崖呀！”

玉英端了一碗野菜汤，放在床边上，宽慰地说道：“妈，莫想那些忧心事了。不是常听人讲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哪来的活路呵？如今是冰封道，雪封山，天寒地冻的，连棵青草也没处找，老老小小该怎么活呀！熬过这一冬，明年又是一道难关！三亩挂点零儿的土地，打折了筋骨累断了腰，也抠不出多少糊口粮呵！再说还有乡保的捐税刘家的债，那不

是活要命吗!”

妈妈说道：“增龙出去揽工，换回一些糠米，兴许这个冬天过去了。明春怎么办……”

欧阳恒文犹豫了一下说：“你若不提增龙，我也不拨这盏掺水的灯。反正瞒了初一瞒不了十五，早晚也得告诉你。听老贵讲，梁保长正在增龙身上打主意!”

妈妈问道：“那个吃人不吐骨的，又冒什么坏?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哎呀！如今的青壮年是大乡、保甲的摇钱树呵！鬼东西讲，恒文的婆娘快临产了，倘若生个伢子，那是一丁变两丁。两丁抽一丁，走大留小，合钉可铆。他想抓增龙当壮丁呵!”

妈妈说道：“唉呀！增龙一走，不是抽掉了全家的顶梁柱吗？你又多灾多病的，这可怎么好呵?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我也急得油煎火燎的，想不出个办法来!”

妈妈说道：“现今这个世道，也莫怪爹娘心狠了！实在没路走，小的，找个好心的户头托养了吧!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哎，如今这年月，一会儿救国，一会儿劳军，三逼六诈，作田人的血汗全灌进一帮猪狗的荷包了。通常人家谁还拿得出一份多余的谷？我看明天正好沙溪赶场，干脆求人写张帖子，装个篮子

丢了，让他寻个生路吧！”

妈妈听后忍不住流出眼泪，说道：“那不是永世不见了？若没人捡，活活冻死，多可怜哪！”

欧阳恒文说道：“要不，又怎逃得过那‘两抽一’的壮丁呀？”

玉英在一边擦着眼泪说道：“爹，可莫丢了弟弟，那么小的人，怎么忍心呵！妈，刘家大屋不是想讨一个使唤丫头吗，卖了我去顶租子还债。好在离家近，终归还好见面。”

妈妈搂住玉英瘦削的肩头，边哭边说：“傻妹子，你晓得财主的丫头可是人当的？！隔墙也不许你跟亲人讲句话呀！鞭抽棒打的，上不了两年小命早没了！”

玉英说道：“舍了一个，活了全家呀！”

欧阳恒文跺脚说道：“丢！我心横定了，丢了小的算啦！”

妈妈沉痛地说道：“儿女是爹娘的心头肉，实在割舍不了呵！我生了六个，饿死病死了四个。现今这个年头，天灾人祸牛毛似的多，丢了小的，增龙万一出闪失，欧阳一家不是断根绝后了吗！”

话头也许正撞在心尖上，欧阳恒文打个寒颤，直勾勾地瞪大了两眼，呆坐很久，一动也不动。

妈妈又说：“依我看，活就活在一处，死就同埋一

坑，死活一道，睁眼闭眼也舒心。”

欧阳恒文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山里面人人念诵这个歌：不怕田土瘦，不怕虎狼凶，只怕两丁抽一丁。这个壮丁……”

妈妈气愤地说道：“什么丁不丁，咱们不好报个女？搭帮作个证……”

欧阳恒文顿然转忧为喜，一拍大腿说道：“好罗，躲过一时是一时！这倒是一个办法，你这主意出得好呵！”

当下夫妻俩给新生的伢子取了个女名，叫欧阳玉蓉。

隔日上午，天放晴了。欧阳恒文刚扫完门前路上的雪，远远便见梁保长喜眉笑眼地走近了。

梁保长这个家伙，心毒手狠，最会敲诈勒索。干骨头进门剔得下半斤肉，糠麸子过手榨得出四两油。这个家伙还善于喜笑怒骂，说谎吹牛听不出一假，杀人不见两手血，山里人给起了个外号叫“两面刀”。

欧阳恒文见两面刀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心里揣测不是好景，迎上问道：“保长，这么早上岭，什么公务这等急呀？”

两面刀笑道：“今天鸟毛公务也没得，我是特意登门给老兄贺喜的。”

欧阳恒文一惊，笑道：“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，么事可喜？”

两面刀边走边说：“添人进口，金银一篓嘛，终归不是一忧啊！”

欧阳恒文连忙上前挡住，说道：“女人的月子房，小心冲了保长的运，莫进了。”

两面刀哪管这些，径直撞进屋里，说道：“不打紧，吃官饭的没有什么禁忌！”

欧阳恒文端过一张小木椅，扯起袖管擦了擦，放在火塘边，又沏了一碗自采的大叶山茶。

坐在床上的妈妈抱过孩子笑了笑说道：“保长，屋里贫寒，可委屈你了。”

两面刀奸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恒文嫂，你是出名的忠厚人，怎么说话也学油嘴滑舌了？见了保长净叫穷，好象我是来讨你的谷米了？”

欧阳恒文连忙解释：“这是哪里话，保长的为人三乡六镇哪个不晓得。”

两面刀嘎嘎笑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我是讲句玩笑话。其实，眼下作公的，妈的，敲竹杠，勒颈子，明夺暗抢，坏事干绝了。我梁保长最痛恨那路货。我梁保长待人处事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光明磊落，哪样事不是梨木打洞，一敲梆梆响呵！哎，象你们这般户头，忠忠

直直，瓦罐子粗茶待人一片诚意。可是，那些泼皮无赖，却是见面惹人八分恼！”

欧阳恒文问道：“是谁，招惹保长生气了？”

两面刀拧起鸭子腿，忿然说道：“谁？还不是三甲的杨大头。这小子叫我送乡先赏了一顿大扁担，打得个皮开肉绽，调养半年下得地，算是福星照命了。妈的，还有你们东头的那个收生婆，也不是个好物。受贿营私，通同作弊，睁着眼在犯法。这阵子团管区讨人，催逼得火烧猴屁股，乡里的枪兵忙得脚打后脑壳，等过几天，我也得将她五花绳子请进乡，好好犒劳犒劳她！”

妈妈不安地问道：“他们都犯了什么法呀？”

两面刀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卖关子：“哼！这片山里，占田霸土的，穿金带银的，藏刀养枪的，生角长刺的，还少么？上峰为什么别个看不中，偏偏选上了我？！老子自幼走南闯北，逛遍了九州六府，鸭蹄子，狗犄角，骡子生崽，骆驼下蛋，什么没见识？单讲口福吧，天上飞的没吃过飞机，地上站的没吃过板凳。珍禽奇兽哪样没尝过？妈的，凭你那点小阅历，还敢往活佛眼里揉沙子？看我治你！”

欧阳恒文担心地问道：“保长，你说话尽兜大圈子！到底出了什么事罗？”

两面刀瞪大了一双猴子眼，突然反问一句：“怎么，你还不晓得呵，生男报女！”

欧阳恒文一下坐在凳子上，怔住了。

妈妈缓和地说道：“哎哟，那么点点事，不是治重了！”

两面刀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嗨！点点事，这叫谎报人丁，欺骗政府，破坏抗战，援敌卖国，罪名还小呵？！罚款出丁，也该叩头谢恩了。”

欧阳恒文问道：“怎么，出人还得出钱呵？”

两面刀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人钱两出，算是讨得了大便宜哩！若不是我看他年节的封包没少过，时鲜果菜也常送，存点交情，帮他唱了几句喜歌儿，早进县里大牢喝辣汤，吃夹棍去了。这个小子也不拍打屁股想一想，在城里，三街九巷，千家万户的，倒好遮掩；可这么一个小小村子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隐瞒得了谁！你瞒了山神，还瞒得了土地吗！”

妈妈说道：“保长，我们这个可是实报的呵！”

两面刀肩膀子一端，眨眼笑道：“嫂子不提，我倒光扯这些黄花油菜绿叶葱了，俗话说，官身不得闲嘛，我不许香火不登三宝殿，不生目疾也不拜千眼佛。今天上山，一是给恒文哥贺喜，二也是顺便察看一下虚实。人丁户口，最属保甲干系大。上峰压在

高头，我是从公不由己，只好大巴掌警察打亲爹，公事公办，莫怪我铁面无私了。”

两面刀一捋袖子就要验看新生的婴孩，急得欧阳恒文连忙上前阻止，忙说尿臭尿臊脏了手，可两面刀哪里听这些话。他一把拨开欧阳恒文的手，紧拉丝弦硬开弓地说道：“屙了也得验！不查实底里，高头交不了差，闲散杂人的口舌也压不住。老包问案，公审公断嘛！”

妈妈连忙求告说：“保长想验，没得好怨的。可是，这个妹子产后受了脐风，经不得凉了，只求保长改日再查。”

两面刀放开手来，张开蛤蟆大嘴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舒舒展展地坐到了椅子上，说道：“哎，其实，照我的意思，也真没想破开情面死查死证的。从远处说，咱们还是沾亲带故的，只这几年我忙上了这个鬼差事，断了走动。从近处说，我山边那块田，你也没少打帮工。因为这个，欧阳一家我倒是另眼看待的。我这是说说心里话。”

站立一旁的欧阳恒文，心里明白两面刀已经探出了破绽。料定下一步棋，该是翻山上路，勒索财物了。

两面刀果然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说道：